

CULTURAL PEOPLE · 文艺影响



撰文 Amos 编辑 马晓春 摄影 贾青 图片提供 Leo Xu Projects 版权艺术家 设计 张旭亮

程然在15岁的时候参与了杨福东《竹林七贤》的拍摄，除了发现艺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去实现之外，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脑中各种抽离、变幻、复杂、瞬间的想法如何一步步以录像的手法回忆、捕捉、实现。程然不喜欢去给一件事物下定论，他喜欢保持一个个体的精神状态，在充满矛盾或是完全不相关的事物中间，找寻另外一条线索。

CC

我不完全支持或反对蒙太奇和长镜头。我倒是想换一种思考方式去想，就是如果它们同时存在会怎样。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分开还是会在某个点重叠。



99

从复兴西路49号弄堂进去找到3号门，棕色的铁门上凸印着简单的几个字：Leo Xu Projects。隐蔽，幽静。这个白色墙面的三层小楼在这条弄堂里气质格外独特，它没有莫干山艺术区那么热闹集中，不张扬不孤傲，反倒是与周围的环境有着一丝人情味的呼应。独立并游离在体制之外，是我对它的第一印象。

画廊的一层空间被设置成了一个只有两排黑色丝绒沙发的小型影院。程然的录像作品《1971-2000》正在播放中，屏幕微弱的光不断变换交错，加上U2的《The First Time》使得画廊一层像一个黑匣子一般充满了魔力和一丝惨淡的哀伤，情绪被不断放大。程然选择了来自1971年的斯坦利·库布里克《发条橙》和2000年维姆·文德斯的《百万美元酒店》中的片段相结合，塑造了一个造型似《发条橙》男主角埃里克斯以《百万美元酒店》中的汤姆·汤姆的姿态奔跑穿过天台，跳下高楼。激烈对比的红色与蓝色背景的开场字幕；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与U2的《The First Time》的冲撞和过渡。正如程然所说，“我感兴趣的是两部立场截然相反的经典电影，为什么同样影响着自己，在记忆中这些画面仍然清晰，甚至这些影像的片段在记忆中融合交错。如果拍一部录像，将这两部电影的经典段落连接成一体，两种对立的观点，情绪甚至截然相反的音乐类型……”

沿着通道走向了另外一部短片《千禧年的天使》(#6)，在七分多钟的时间里以慢帧数的画面呈现一名溺水的男子平静、舒缓地在水中，后被救生员带离。这部短片引用了美国录像大师比尔·奥维尔的经典录像装置《千

禧年的五个天使》中在水中沉浸漂浮的人物。对于程然以及中国当代艺术的青年们来说，比尔·奥维拉定义了录像艺术的词汇和框架，在其《千禧年的五个天使》中，他所要表达的观点是人的躯体在水中慢慢地趋向于精神化和宗教感，是把自我抛给一种虚无之中。然而，程然却在保留并尊重经典的基础上，试图去思考能否有另外一种可能或是另一种结局。所以，溺水的男子最后被营救，它带有故事剧情性。同时，这组作品也受到1967年英剧《囚犯》的启发，片中对教条、对信仰的质疑也投射在程然的短片中。有趣的是片中的主人公名叫第六号，这正好与程然的想法一致，在比尔·奥维拉的五个天使之外一个不

存在的身份。程然说，“我试图寻找一个标准的价值观之外的一种状态。人在归于信仰之外，如何自我去解决一些问题。”

展厅的二层相较于一层而言，明亮通透。《Lostalghia》源自对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名作《乡愁》(Nostalghia)的一场文字游戏——将“乡愁”与“迷失”(lost)并置一起。“乡愁是个很重要的字眼，屡次出现在不同的艺术作品中。好像大家都很迷恋这个字眼。我英文挺差的，但我知道lost的意思，我就替换了字母构成了一个错误的英文单词，并且是一个不存在的单词。在错别字里却隐藏了另外一个含义。”短片借对经典的临摹和再创作提出了对美与典范的质疑。//

W《东方壹周》the Week C 程然

W 为何将展览取名为《沃特威尔茨·霍》(What Why How)?

C 其实这句话是我朋友的一个签名，我偶尔看到。它其实是一个炒股术语，用来引导自己如何去买一个股票。我觉得这个语法很有意思，既带有未知性也有方向性，我用一个香港式的翻译翻成了一个名字，并赋予一个虚拟的人。这个人身上带着问题。而展览中的四个短片都是关于一些电影，一些虚拟的人物以及他们延伸的一些状态。所以就用了这个虚构的人名来表达一种核心。

W 你塑造的这个虚拟性，未知性的人是你自己？

C 我觉得不是，和我自己无关。并且我也不想去解决这些问题，我只是希望人们能看到这些问题。这些录像引用的都是电影导演自己的审

美以及他们本身的价值体系，或者是乡愁或者是反乌托邦。我在他们本身的结构上赋予了自己的探索。如果说这些电影是一棵大树的话，我可能做的是在树上刻一些随意的字。有一定的所谓“恶搞”的成分。就如在这几条不同电影结尾的路上，我希望做的是在没看到结尾之前能有一些分叉。我只是觉得那个年代的经典电影，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但是在对于中国年轻一代人的影响里面，他们都产生了影响。但很多年之后，这些混杂的，相冲突的东西已经融合成一个你自己的体系并带来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可能我对这样混合相反的记忆比较感兴趣。个体是一个复杂的东西，是一种精神状态。

W 你为何钟爱录像这一艺术形式？

C 我用的都是最基本的技术，最基本的剪辑方

式，最基本的电影语言。甚至有时候是一些错误的剪辑和电影语言。如何去寻找和看待一个错误的东西，让它变得更有意思是我关注的。我更接近用感觉去做录像。高科技的设备和技术并不是我所在乎的。有些录像只是用手机拍的，它更瞬间，也更容易被忽略。

W 比如作品《蝴蝶》？

C 对，那是一个非常随机的拍摄。那些偶然拍到的影像片段肯定会被很多人存放在手机里，还有录音。我会想怎样把这些很微不足道的东西能够让让它变一种方式呈现。其实它也不是蝴蝶，只不过是一只飞蛾。我期望的就是它能一直地飞。把微笑放大。所以就那几秒钟的录像不断重复，用的也就是普通的剪辑方式。



程然 新媒体艺术家

主要的作品呈现方式为录像和影片。录像艺术的开始源于个人情绪的表达，后来这种手段便发展成用录像和影片表达个人问题，因此他的影片常常是用来表达一种对无法解释的人生问题的探索。



1 程然2011年作品《日蚀》

2 《Lostalghia》源自对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名作《乡愁》(Nostalghia)的一场文字游戏

3、4 程然作品《千禧年的天使》(4#)，在七分多钟的时间里以慢帧数的画面呈现一名溺水的男子平静、舒缓地在水中，后被救生员带离。

5 多媒体短片需要参观者带上相关设备，从视觉和听觉以及空间一起来感受